

寒石

我是粗人，却喜欢“品茗”。
茶本质上都是苦的，区别在于，有的清淡，有的醇和，有的纯正，有的厚重。

我与茶

悠悠心曲

妻托人替我从贵州买了一罐苦丁茶，大罐的，380克，捧手里沉甸甸的。
我是粗人，却喜欢“品茗”。之所以给品茗加上引号，因为这种说法本质上并不适合我。在我看来，茶解渴，从来都是喝的。喝自然，也符合规律，如同喝水喝饮料一样。“品”，用我身上，难免刻意、故作。

曾尝试过自炒野茶自家喝，热烫赤手的揉、抄、抖后，一日一日喝得下来。不同之处在于，青春年少时，我喝的一直是自采自炒的野茶，株大梗粗，无品无牌的杂茶；而今，自打与妻相识、成家以来，托她的福，我的“喝运”显著改观，似有向“品”靠近之趋势。说真的，这些年我“品”过的好茶委实不少，诸如西湖龙井、黄山毛峰、庐山云雾、洞庭碧螺春、开化龙顶，以及本地的东海龙舌、宁海望府等，其中绝大多数是妻利用旅游机会张罗的，本地茶则大多是朋友赠的。

名茶好喝，那说得对，但费钱也是真的，有时候品着盏中佳茗，一想到此乃心爱的女人冰心一片、千里迢迢购得的，心一柔软，口感就愈发甘醇，回味愈发悠长。偶或想到阿堵物，自然也不免暗暗内疚，自觉养成这么个嗜好，烧钱不说，还让爱人牵肠挂肚，于心不忍，愧意滋生，清雅的物品也就复归寻常的喝了。
妻得悉此意，嗔怒：“说了什么呢，你不抽烟，不喝酒，喝茶养心修性健身，咱不在乎这些钱。你不喝我还旅游机会张罗的，本地茶则大多是朋友赠的。”
“梦破打门声，有客袖携团月。”

想起玉川高兴，煮松梢晴雪。蓬莱千古一清风，人境两超绝。觉我胸中黄卷，被春风香彻。”
品茗讲究氛围、情调，金人元德明这阙《好事近》，可谓把此道渲染至极致。我以前对此颇不以为然，感觉那是文人们故弄玄虚。茶既是喝的，其主要功能还是解渴，不牛饮已属雅举。想来，婚前后我与茶的关系，很多时候是“饮”，而非“品”；渴急了，心烦了，饮，一人独饮，与人共饮，日夜夜饮，寒饮暑饮，解渴解渴，酣畅淋漓。
祖母没读过书，但她对我这种

喝茶的评价极精妙：“这哪是喝茶，那是吞江呢。”
“吞江”一词用得妙绝。事实上我要的便是这气概。当然，如此“饮法”，另一个主要原因，当时的茶大都不掏钱，自采自炒，吞饮起来不心疼。反过来说，那时我也只配喝这类粗茶，不然再好的茶也让糟蹋了。
喝茶讲究心境。中国茶艺追求“和、静、怡、真”四字，归纳起来，还是心境的问题。心情好，没事偷着乐，荒郊野外，清风明月，亭榭树荫，一碗大碗茶也会喝得满口生津，两腋清风；心事重，愁肠百结，郁郁不

开，抑或激愤难平，怒发冲冠，便是漆漆溜溜，果真像钉子，那种苦，真是难以言状。时下尚吃苦，苦菜苦茶苦味苦旅之类，苦得发酸，不亦乐乎。说到如何想到给我买苦丁茶？妻诡异一笑：“苦丁保健，最好了。这年头，不吃点苦还行（也是时尚术语）。”打开一看，我吃了一惊：纤纤然曲曲然碧碧然，寒毛峰比龙井，哪里像苦丁！冲泡了一尝，我再吃一惊：哪来苦？分明是清香，是甘甜，是回味无穷。
苦丁不苦，恐怕不单是茶品的缘故吧？

熊益军

挑水的日子

人生档案

做了一回“文抄公”

生活的馈赠

前些时，看到电视里播出云贵高原部分地区大旱的情况，山民们肩挑手提，牛拉马驮，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往返数十里艰难汲水的镜头，让我不禁触景生情，少年时代常见的挑水人及自己挑水的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小时候，我生活在江淮平原的一座小镇上，镇子虽不大，却有幽深曲折的小巷，巷子两边的青砖墙上长满了绿茵茵的青苔，斑斑驳驳的，似在无言地叙说着小镇的历史和沧桑，还有长长的石板街，街面虽高低不平，但历经岁月风雨的洗礼，每一块石板都被打磨得光滑圆润，足见其年代之久远。每天清晨，街巷中熙熙攘攘，甚是热闹，来来往往的除了赶早市的居民、上街卖瓜果蔬菜的乡民，不时还有挑着满满一担水的人哼着低沉而短促有力的号子匆匆走过。而这挑水人一年到头挑着水担子穿梭来往于街街巷巷。夏日，他们头戴草帽，脖挂湿

漉漉的破旧毛巾，光脚，腰缠宽宽的赤脚布，挑着水汗涔涔地走在石板街上，使小街愈显古朴，小巷愈显幽深。当时，小镇上的居民用水全靠水井，自家凿有水井的人家没几户，绝大部分家庭用水来自公共水井，这挑水人就是给没有劳力挑水的人家“送水”的，“送”一担水视距离水井远近收5分至1毛视不等。
经常给我家“送水”的那个人个儿矮矮的且很消瘦，许是成年累月挑水的缘故吧，他腰背已佝偻，两鬓亦已斑白，我想，肯定是常年干挑水这种重体力活，让他过早地未老先衰了。尽管如此，一担水足有八九十斤重，他挑着却能健步如常，看不出有吃力喘气的样子。每次挑水进我家之前，他都要哼一声号子，声音虽不大，却浑厚有力，至今我似乎还能清晰地听到他那低沉而又极富泰山压顶之势的号子声。
也就是在十一二岁的时候，

我家挑水的担子落到了我肩上。从那时起，一只铅皮扁桶成了我少年时代最不愿意接触却又无法摆脱的“伙伴”和一生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每天晚上放学后，我的第一任务就是把家里的水缸挑满，这是雷打不动的任务，如果有哪天水缸没挑满，晚上一顿打骂是跑不了的。由于力气太小，从水井里跑上吊水时，那扁桶老是在手中打滑，开始时手掌常磨破皮，或打出血泡，后来满手掌凸出的部位全是老茧。一个花季少年，细皮嫩肉的手上长满老茧，你想想，这叫人情何以堪！五六十斤重的水担子，挑在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肩上，加之我当时身材又矮小，很不匹配，路人、街坊邻居常常投来诧异和同情的目光。
距离我家最近的那口水井有三四百米远，到了夏天，有时由于用水紧张，就要到更远的地方去挑。第一担水还能马马虎虎挑到家，但挑第二、第三担水时就再也

没力气，往往走到家一停五步一歇，好不容易熬到家早就累得精疲力竭了。那时候中午虽能吃饱饭，但到下午四五点钟时已是饥肠辘辘，饿着肚子挑水，那滋味只有亲历过的人才知道。有时候实在挑不动了，半途放下担子歇下来，望着家的方向，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挑水，使我少年人生的脚步变得如此艰难而沉重！
挑水不仅是体力活，而且还真是个技术活儿。首先必须呈马步蹲下身子，担子上肩后上身要挺直，然后慢慢站起来，担子挑在肩上逐步时身体要微侧，一手抓住后面水桶上的绳子，另一只手抓住后面水桶上的绳子，步伐必须与担子的上下颠动相协调一致。起初，我因为没有掌握这些要领，挑水不仅愈显吃力，而且走路不稳，总有头重脚轻之感，一次快到家时终于支撑不住，脚下一滑，整个人重重地摔倒在地，半天没爬起来，水桶自然也摔坏了。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想起往事，一件件、一桩桩，清晰如昨，历历在目。其实，这既是我个人的记忆，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如今，不要说挑水，就是以前常见的挑担的人，也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挑水桶，这一千百年来寻常百姓家家户必备的舞台劳动工具可能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再也无处可寻。
尽管，那些留下我挑水身影和大足迹的幽幽深巷、长长石街，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早就无影无踪了，但因为有我那段特殊日子里的人生旅程而一直珍藏在我记忆的影像中，并将让我终生刻骨铭心。尽管，挑水的记忆是苦涩的，然而，磨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我还要感谢那些日子，它磨练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毅力，正因为有了这种历练，在以后的生活旅途中，再大的风雨也未能让我却步，道路再坎坷，我也能毅然前行，并一路潇洒地走到今天。

点文章是无关轻重的，就像路边的一棵小草无人关注；大的方面说，不投下班后那点空余时间赶写一篇小小说。
这是高老师第二次给我打电话。第一次，就是我的散文《那些时光里远去的车影》见报的几天前，高老师来电问我这篇散文有无投给别的编辑，我说没有。高老师说那就好，并告之该文很快会发出来，我甚是感动。一方面，自己用辛苦写成的文章能刊在我尊敬的编辑主持的版面上，这对于一个普通的作者是一个很大的荣幸。另一方面，现时的报纸编辑不同以往，所承担的工作量很大，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一个陌生人的稿件打稿，仔细求证稿子的编发事宜，实属难得，让人起敬。
高老师第二次来电话的时候，我的脑子有些恍惚，因为我正沉醉于一篇小说的构思。当我紧绷的思路晃过神来，她的询问着实让我吃惊不小。高老师告诉我，《那些时光里远去的车影》发出后，有读者向她反映网上有该文的“副本”，虽注了“转载”，但未署名。“轰”的一下，顿时我的脑子陷入一片迷茫。因为，这篇文章写在前年，当时想出一冷再冷，只是好像没在纸媒上发过，却放到了自己的博客或某个论坛上。直到今年2月份，见《万家灯火》版有一个征文栏目比较合适，才把这篇散文投去试一试。搜得很快，高老师从她邮箱里成千上万的来稿中选中了该文。
说实话，高老师的询问是一丝不苟，充分体现了负责的职业素养。她亲切的话语，处处蕴涵着宽容和理解，让我悸动的心有了些许安定。
在我看来，文章的真伪是个大可小的事情。小的方面说，作为一个无名的作者，他写的那

师生情

徐文山

思妍杯·爱生活有奖征文
黄山日报专刊部
思妍美容养生馆(2151788) 联办

亲一样呵护教育我们，要求我们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是她在课堂上常讲的一句话；她也为我们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语文功底，在我们人生的成长道路上洒下辛勤的汗水。她离开休中已三十八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十五年前她曾来过休宁，我们部分学生和孙老师也相聚过一次，这是我翻开以前的照片看到上面的日期才证实距今已整整十五年了，这使我感到愕然，怎么突然间已十五年过去了，在我的记忆里远远没有这么长，我真的感叹时间过得太快了。记得当时是在县前街的“鸿运楼”聚餐的，然后我们一起唱卡拉OK，我曾为孙老师献上一曲“小白杨”。
如今，我们又相聚了。酒席间，大家谈笑风生，你一言、我一语叙述着当年初中阶段生活、学习和劳动的点点滴滴，回忆起那时谁是班长、学习委员、宣传委员、劳动委员、文体委员，谈论着某某某的性格爱好、音容笑貌以及他们的近况，记忆最深刻的是当时男生女生不讲话，男女界线分得特别清，家住水南的路细同学甚至还记得，那时我去水南的舅舅家，见到她从不搭理，满脸通红从旁边而过之类的事情。酒过三旬，话匣尽开。是谁记起了今天情人节，除孙老师外，我们正好来了五男五女，这便有人调侃着送玫瑰花，胡乱点起鸳鸯谱。还是孙老师说了句正正经经，今天情人节，你们现在年纪都大了，要注意保重身体，要珍惜同学的这份感情，最好每年搞一次同学聚会。老师的一席话，语重心长，发人深省，引起了同学们议论纷纷和深深的引起了。
此时，屋外春寒料峭，细雨菲菲；室内春意盎然，情意深深……



桃花源里人家 高莉莉/摄

王传银

人间四月忙 徽州菜花香

生活的馈赠

清明是春的极致，那么清明时节的油菜花就是极致中的极致。
我认为油菜花盛开的四月是徽州最美的韶光。如今又是油菜花开得最热闹的时候，没有去婺源，也没有去齐云山，而是听从茂源的召唤，来自云际的地方看油菜花。但见四围的青山成了碧波荡漾的海洋，起伏着青葱的旋律，偶尔的杜鹃花如休止符散落在浓郁的峻岭之间，指点着春意。严池的油菜花正静静地站在一波浪、一高层之上，如一道道黄色的波浪，一阵阵涌来，起伏在群山深处，远处隐约可见浙江的村庄依偎在山谷中，白茫茫的山岚逡巡在峡谷之间，山民背着竹筐在茶园上真正温暖起来，是它们给生活涂抹上春意。如果不是选择一个颜色代表春天，那么我会选择黄色。如果

清明是春的极致，那么清明时节的油菜花就是极致中的极致。
我认为油菜花盛开的四月是徽州最美的韶光。如今又是油菜花开得最热闹的时候，没有去婺源，也没有去齐云山，而是听从茂源的召唤，来自云际的地方看油菜花。但见四围的青山成了碧波荡漾的海洋，起伏着青葱的旋律，偶尔的杜鹃花如休止符散落在浓郁的峻岭之间，指点着春意。严池的油菜花正静静地站在一波浪、一高层之上，如一道道黄色的波浪，一阵阵涌来，起伏在群山深处，远处隐约可见浙江的村庄依偎在山谷中，白茫茫的山岚逡巡在峡谷之间，山民背着竹筐在茶园上真正温暖起来，是它们给生活涂抹上春意。如果不是选择一个颜色代表春天，那么我会选择黄色。如果

清明是春的极致，那么清明时节的油菜花就是极致中的极致。
我认为油菜花盛开的四月是徽州最美的韶光。如今又是油菜花开得最热闹的时候，没有去婺源，也没有去齐云山，而是听从茂源的召唤，来自云际的地方看油菜花。但见四围的青山成了碧波荡漾的海洋，起伏着青葱的旋律，偶尔的杜鹃花如休止符散落在浓郁的峻岭之间，指点着春意。严池的油菜花正静静地站在一波浪、一高层之上，如一道道黄色的波浪，一阵阵涌来，起伏在群山深处，远处隐约可见浙江的村庄依偎在山谷中，白茫茫的山岚逡巡在峡谷之间，山民背着竹筐在茶园上真正温暖起来，是它们给生活涂抹上春意。如果不是选择一个颜色代表春天，那么我会选择黄色。如果

清明是春的极致，那么清明时节的油菜花就是极致中的极致。
我认为油菜花盛开的四月是徽州最美的韶光。如今又是油菜花开得最热闹的时候，没有去婺源，也没有去齐云山，而是听从茂源的召唤，来自云际的地方看油菜花。但见四围的青山成了碧波荡漾的海洋，起伏着青葱的旋律，偶尔的杜鹃花如休止符散落在浓郁的峻岭之间，指点着春意。严池的油菜花正静静地站在一波浪、一高层之上，如一道道黄色的波浪，一阵阵涌来，起伏在群山深处，远处隐约可见浙江的村庄依偎在山谷中，白茫茫的山岚逡巡在峡谷之间，山民背着竹筐在茶园上真正温暖起来，是它们给生活涂抹上春意。如果不是选择一个颜色代表春天，那么我会选择黄色。如果



徽州油菜花 刘建华/摄